



周敦颐的心灵构设及其当代启示(刘东超)

(2005-5-12 10:43:52)

作者：刘东超

在我国中古社会中期，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迁是世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在各个历史领域步步建立自己的权威。大致与此相对应，汉唐笺注经学退出思想世界，重构儒家义理之学并使之占据人们思想的运动慢慢地展开。我们知道，学界大多把这一运动追溯到晚唐的韩愈、李翱，其后则列出“宋初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而一般认为这一运动真正的开山“破暗”者是周敦颐，在他之后当然是张、程、朱、陆的大规模推扩和铺展。从理论的历史实质来看，这一儒学义理重构运动实际上是庶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之中对内外世界的重新构设，并经过和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长期博弈最终成为我国中古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不过，就今天能见到的宋明道学文献来看这一运动的具体过程，我们会发现这些道家们对于外在世界（自然和社会）的探索和认知多有迂腐、混沌和缺陷之处，而他们对于内在世界（心灵）的体悟和把握却有相当独到、深刻和系统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儒学义理重构工作的主要理论成果理解为心灵构设。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周敦颐对于心灵世界的构设工作。

一 心灵架构：诚、神、几和刚、柔、善、恶

虽然周敦颐在宋代思想史上的位置受到今天某些学者的怀疑，但他的确是北宋时期最早建构起较为纯粹儒家心灵世界的思想家。而这一心灵世界的核心是一个“诚”字。这个自先秦时期就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包含着相当丰富也较为含混的意义，涉及到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认识论及神秘体验等多个知识层面。但是，这些知识层面均是我们今天的划分，在周敦颐及其他儒家学者那里，这些层面往往是混融在一起的。在此，我们根据《通书》的表述将“诚”理解为由核心和边缘组成的一个意义结构。须说明的是，在下文对它的阐发中还要结合先秦儒家的一些典籍，这是由于《通书》的内容过于简短，其思想脉络往往隐藏在这些早期儒家典籍中。

第一、“诚”的核心意义是“无妄”，即真实客观。不过，这里的“真实客观”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一是在本体——宇宙论层面，它指的是事物“与生俱来”的“真实客观”属性，即事物“是其所是”的本性。这也就是《通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的真实涵义，也是《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基本涵义，也是《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的主要意思。二是在人的认知——品质层面，它指的是对事物“真实客观”属性的肯认和持守，即在人的心灵中“是其所是”、并反对“是其不是”，而且，这种“肯认”和“持守”还内化为人的一种稳定心灵素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诚信”的意思，也是《通书》中“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的意思，也是《中庸》中“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的核心意思。第二、在上一层意思的基础之上，“诚”又衍生出“静定”的意思。在古人看来，只有我们的心灵处于“静定”状态，才能更好地体察和认知天地万物尤其是“道”“是其所是”的样子。这也就是《通书》所谓“无为”、“寂然不动”、“诚精故明”的意思，也是《荀子》中“虚壹而静”、“大清明”的意思，也是《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意思，同时也和《中庸》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意思有接近之处。第三，在“诚”的“真”和“静”两层含义的基础上，它又衍生出两层意思。一是将它视作事物其它功能和属性的基础。比如，《通书》说：“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孟子》中也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里便将“诚”视作运动、变化的前提。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则是将“诚”视作化生的前提。二是将它视作其它各种道德基础的意思，这就是《通书》所谓“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的内涵，也是宋明诸儒将“诚”视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本的意思，而荀子所说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中也已经暗含了这一意思。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实际上是将先秦儒学重要典籍中有关“诚”的思想予以总结、融通、凝炼，成为他自己建构的心灵世界中最为核心的一种境界，也是他理

解的天地万物的一种根本状态。从其整个宇宙——心灵架构来看，“诚”处于形上的位置，具有某种本体和超越的色彩。

在“诚”的境界和状态的基础上，周敦颐又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出其他的境界和状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神”和“几”两种状态。所谓“神”，指的是基于“诚”但又高于“诚”的功能和状态，它的最大特点是常人“不可察知”、“不可思议”却又极为奇妙伟大。同于“诚”，“神”也既表现在外内两个方面：在宇宙——本体层面，它指的是自然或道神奇莫测却又能不露痕迹地化生、影响万物的功能，这在《通书》中被描述为“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在人的心灵层面上，它指的是圣人感知自然和道的运行且毫无障碍地自觉遵行并使普通百姓遵行的神秘能力，这种能力在《通书》中被描述为“感而遂通”、“神应故妙”、“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如果“诚”的状态向下、向凡俗的方向延伸或演变则可以成为“几”，它是一种事物的“萌芽”或“起始”状态，也是人的心灵之中具体情感和意志的“萌芽”和“起始”状态，它可以演变成为善，也可以演变成为恶，其形象特点是似有若无、不易为人察知。这种状态在《通书》中的描述是“诚无为，几善恶”、“几微故幽”、“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而《通书》另一处说“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几，其神乎！’”，其中的“几”也大致符合上述意思。从周敦颐的整个宇宙——心灵架构来看，“神”和“几”也大致处于形上位置，或者说具有本体和超越色彩。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